

小说鼓浪屿

GULANGYU STORIES

吴·铎/著



小说鼓浪屿

GULANGYU STORIES

● 吴 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说鼓浪屿/吴铎著.北京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1.12

(鹭风诗文集)

ISBN 7-80105-387-4

I.小… II.吴… III.小说-中国-当代 IV.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63270 号

◎ 小说鼓浪屿

作 者	吴 铎
出 版	④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发 行	④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大 32 开 印张 8.6 171 千字
版 次	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105-387-4/G·264
定 价	19.80 元

自 序

这是一堆零乱，甚至不太规范的文字，是在今年春节回家后又倒流北欧时草成的。

本来，我早已因《耶稣圣像》的触礁而决意自我放逐，远离舞文弄墨的生涯。十几年来，我渴望埋葬过去的忧郁，哀求自己走出记忆的阴影，在宁静的北欧打发人生的残余。好像，我也真的在异国的谋生途中变得日益苍老，孤独，麻木和蠢傻了。但是，这次回到阔别十多年的鼓浪屿，那抹不掉的乡情，那绣满水波音符的童年记忆，令我这个沛离在秋雨寒意中的国际盲流产生了一种重作冯妇的欲望，于是就有了这短篇组合的鼓浪屿故事。

鼓浪屿是我的故乡，这个三角梅盛开的美丽小岛几乎是我生命里的全部记忆。鼓浪屿上的每一条街，每一道墙，每一座屋都是我所无法忘却和溶解的。但是，百多年

来吟颂赞美她的诗文或常有见，而讲叙这雕窗掩映里的故事却好像鲜睹罕闻。在远方轻声呼唤故乡的激情萌动中，我试图重新开始荒废已久的笔耕，用可能随时搁浅的生命为这个美丽的小岛铺排几则动听的故事，但毕竟已是残喘异乡的疲惫桨和帆，恐怕力不从心，敬请读者原谅。

鼓浪屿很美也很小，是块一不小心就会搭上亲戚的地方。因此，得先说声对不起，本书的故事纯属虚构，若在人名路牌或情节上与岛上某人某家有类似也只是巧合。小说其实也就是瞎说，只是一门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而又令人掩卷沉思或捧腹大笑的艺术，诸位别读得太认真或做起考证来。

作者

2002年5月哥本哈根

目 录

1 自 序

1 女人和女人

24 六叔和他的女婿

54 茶 仙

81 归去来兮女战俘

98 记者桑里森

130 荒谬的旅程

150 未满十八岁的北贡兄

164 耶稣圣像

192 耶稣圣像(续篇)

229 人鬼之间(上篇)

247 写于十七年前的一部小说/谢春池

女人和女人

一

初绿姐住在鼓浪屿升旗山脚下一座红砖洋房里，孤门独户，清幽安静。自从儿子 1982 年去了美国，初绿姐就独自守着这幢空荡荡的双层楼房。自太平洋事变那年的夏天嫁给倪先生以后，她就一直住这里，寸步未移。

“你父亲沾了点满清的边，他是辛亥革命前三个月出生的，比我大 12 岁。”儿子稍大点，初绿姐就常给他唠些南洋爸爸的事，尽量加强他对父亲的印象。但其实，别说小孩，初绿姐对自己的丈夫也不见得有多深刻的印象。扳着手指头算算，她这辈子与倪先生呆在一块儿的日子，七凑八凑，恐怕不足五年吧。

“文革”前夕，正读高中二年级的儿子为争取入团，

要向组织老实说明家庭状况，追问父母的早年行踪，初绿姐也只能轻描淡写说个大概：“我们结婚没几个月，日本人挟着奇袭珍珠港的狂势，把鼓浪屿也给吞了。你爸就逃内地去了，又从昆明转辗到仰光找到你爷爷。我自己单独一身在鼓浪屿呆了五年。”

那五年是她的花季，又刚让一位成熟的男性教会她成了个女人。她关在空荡荡的红砖墙内，极少出门。望着新婚房间四面钉满了痛苦和心酸的白壁，她常嚤嚤低泣，更常在黑夜里哭醒过来，拼命地追忆梦中扑到她身上的东西，缓缓地滑进，令她在甜美的汹涌中感受到生命的充实与满足。然而，每回都是那么匆促，瞬间的存在那么无情地消失在惊醒的意识里，她只能咬紧双唇，让泪水渗出紧叠的睫毛。实在难忍，初绿姐就抓过丈夫睡过的枕头，夹在自己的髀间，让那柔软的绸面磨擦着刚长齐的茸毛，直到小腹和枕面都涂成滑润的一片。

初绿姐当然不能把这青春的阵痛向儿子转述，她只能含羞地把它深埋在心底。或许她可以挑些含蓄的词句：“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理解，一个不满 20 岁的女人守着这幢空楼的恐慌与心虚。你父亲杳无音讯，我只能靠变卖首饰度日，那时候，幸亏有林姑娘常来陪我，林姑娘……”多少年了，初绿姐一提到林姑娘就涌上一股莫名的激情，她感到心律加速，脸部发热，赶紧瞅儿子一眼。

儿子正埋头忙于记录，一点没注意母亲表情的变化。“我父亲是哪一年回来的呢？”

“1946 年吧。”

“哪一年又离开鼓浪屿？”儿子的口气接近于审讯了，他急于澄清“父亲”这个陌生的概念。

“抗美援朝那阵吧，不对不对，那是林姑娘被押下船的日子。”初绿常把她生命中两位最亲密的人叠合一体，她理了理混乱的思绪，确定了答案：“你父亲走的时候，厦门还没解放，49年春节刚过……”

“为什么解放后就没回来过呢？”

面对儿子的责问，初绿姐一阵悲伤，觉得鼻子酸酸的，但还是强忍住了外涌的泪水。几十年间的哀怨与苦楚都默默地吞下了，孩子高中还没毕业，能懂吗？她其实早听说了，丈夫在缅甸又有一个家，那边的儿女都比阿辉还大了。男人也难呵，他们对异性的渴求比女人强烈得多。那新婚后的挥别是五年而不是五个月，她都那么难熬，何况是他！

初绿姐回答不了儿子的问题，她不忍心把真相端出。这孩子长这大了，就靠那几张照片与父亲沟通，残缺的家已使他变得有点古怪。她望了望儿子，快快地回到自己的卧房里。

1941年刷上的白灰已经泛黄脱剥了，但卧房里的一切摆设还保持着原貌，只是在床头的小桌上，多了一张林姑娘的照片。这个穿着中国旗袍的美国女人微笑着，她的脸属方型，轮廓清楚，双眼和嘴唇洋溢着一种不寻常的，对男人和女人都同样有效的魅力。她才长得像明娜呢！^①初绿姐至今仍这么认为。

二

如今年近古稀的鼓浪屿人都记得林姑娘，她本名艾丽达·林娜，是美国人办的毓德女中的英文老师，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据说她出身纽约的豪门望族，193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就飘洋过海，到鼓浪屿执教鞭。

那年，初绿姐正读毓德初中三年级，第一次班里点名，林姑娘就对她兴趣盎然。

“叶初绿，这么美的名字！叶——初绿，妙极了，简直是首海登斯坦的诗。”^②林姑娘赞叹不已，她才24岁，充满了对文学的浪漫憧憬。“令尊是作家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叶初绿红着脸，含羞答道：“家父是慈群女中的国语教员……”

“他会成为诗人的。”

“不会了，他前年就病逝了。”

“哦，对不起。”林姑娘表达了歉意与同情。她对这个少年丧父的女生更倍加呵护，常鼓励她朝文学方向发展。叶初绿的英语和语文都很受林姑娘的赞赏：“你的作文很有卡尔·杰洛拉普的韵味，读过《明娜》吗？乘着年轻记性好，不妨多读点北欧作家群的名著，他们的作品就像他们的国土一样美丽。”

在林姑娘的影响下，初绿真的一度迷上了文学。她常在课余独自漫步到大德记，面对柔沙细浪，轻声诵读杰洛拉普或庞陀彼丹的小说，^③但更令她醉心的是拉格洛芙想象力丰饶的作品，^④她甚至幻想着远嫁到北欧那块童话的

土地。

叶初绿高中毕业前夕，林姑娘写信给母校哥大，极力推荐这位文静的国语教员女儿：“鼓浪屿是中国的北欧，宁静而和谐。叶小姐可能成为中国的拉格洛芙，东方式的尼尔斯奇遇毫无疑义应出自鼓浪屿人的手笔。”

但是，初绿姐错过了这个良机，高中刚毕业就被窘境下的母亲把她许配给仰光华侨弟子倪尔思先生，一位太古洋行的会计，前年才不幸丧妻，独居在那幢红砖洋房里。

叶初绿哭肿了眼皮，找林姑娘商议。美国人激动得大叫起来：“不行，你不能这样轻易地断送自己，哥大已答应给你全额奖学金了。”

初绿只能低泣着：“我没办法，我看母亲实在太可怜了……”

“你自己更可怜！你应该逃婚，你不应该成为另一个明娜。”

初绿姐没有选择逃，而顺从了母亲做主的婚姻。那时一水之隔的厦门早叫日本人占领了，大量厦门的富贵人家都拥进租界的鼓浪屿，那是这个小岛畸形繁荣的年代。倪尔思先生和叶初绿的婚礼是在紧邻博爱医院的海滨旅社举行的，主人和来宾还在临海的草坪上照了张全家福式的照片，林姑娘也一身洁白长裙地紧挨着初绿站着，她终于答应了充当新娘伴的角色。

“恭喜你，初绿，你没写成东方的尼尔斯奇遇，却奇遇了倪尔思先生，妙极了！命运之神就这么捉弄人类。”林姑娘在倪家的喜宴上风趣地炫耀着自己的文学才能和中

文水平，略带醉意的碧眼里闪烁着狡诘而嫉妒的火花。过后，当她收到叶初绿送来的全家福式的结婚照，竟醋意大发地把它撕个粉碎，过会儿，又含着泪水仔细地把它拼凑粘合起来。思忖许久，林姑娘提笔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一行英文的叶慈《塔》里的第一行诗句：

这种荒谬，我该怎么办？

心呵，烦恼的心呵——

三

初绿姐坐在那张硕大的长形会议桌前，粗糙的桌面上就搁着那帧破碎重粘的全家福式的结婚照。她的心一阵紧缩，想搞清楚这帧30年前的老照片，一个普通人家的结婚照，怎么会落到派出所的手里并好像引起了公安们的极大兴趣。

今天午饭时接到派出所的开会通知，初绿姐就满腹狐疑，虽正处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揪心日子，人人都有可能突然变成敌人的危险，但她自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当家庭主妇，连鼓浪屿都难得离开，像菜篮子里就摆着的青葱和豆腐，有啥好查呢？说是开会，大得有点夸张的会议桌旁只坐着三个人，她自己，对面那位挺脸熟的老安公，绷着一身皱巴巴的蓝色干部装和一脸严肃的神气，还有一位女孩子好像与她儿子同班的同学。她儿子去年下乡去了，这女孩大概是留城的街道新“桌布”吧。

“初绿姨，”女孩子倒挺礼貌地先开腔：“这是市里三〇办的洪同志，他了解一下你结婚照片上那位美帝女间

谍的事。”

她脑袋嗡嗡直响，似乎看见洪同志狞笑着掏出枪来，幸亏是错觉，他掏出的是香烟，边划火柴，边翻过那帧照片的背面：“知道这上面写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初绿姐刹那间有一种触电的感觉，那是多么熟悉的字迹，流利而又漂亮！叶慈的诗，“这种荒谬”，好几回她们相拥在夜幕中，林姑娘低吟起这位爱尔兰诗人啜泣般的诗句。她摇摇头，颤栗的双唇含混不清地喃语着。

“你不是毓德女中的高材生吗？英文都忘光啦？”洪同志嘲弄道，把照片又翻过来，“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走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狂吠，无奈的狂吠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初绿姐连忙附合道。幸亏他们都是玩政治的高手，也幸亏那是泛政治的年代，无人可理解林姑娘“烦恼的心”，更无人窥视到她们之间的“荒谬”。

“市三〇办已经决定重审 1951 年的美帝间谍小组案，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。这帧照片是我们从林娜的宗卷里调出来的，这个女间谍既然当了你的新娘伴，就说明了你很早就与她有紧密的关系。”

初绿姐一阵战战兢兢地表白：“她是我的老师，后来又比较要好。真的一点不知道她是间谍，我一辈子都呆在家里，真的一点也不懂，真的只是好朋友，没看出她……”初绿姐有很深的文学根底和很高的语言天份，但她此时却语无伦次，不知所云。她已深深地被恐惧掳住，她觉得自己就是小卡尔岛上山洞里的雌雁黛芬，狐狸已出现在山崖上，她已听到脚爪碰到石头，发出喀嗒的响声，

她指望尼尔斯和公羊的出现，但她们都远在国外，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绝望地闪过了死亡的念头：这回准得死在这个山洞了，面对翻滚的海涛，映着月光，美景如画。^⑤她把头埋得很低，掏出手帕接捂住簌簌下流的泪水。

“你不要紧张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。”洪同志把那帧破碎重粘的老照片收进文件夹子里，缓缓地说：“你是老鼓浪屿，我也是老鼓浪屿，对鼓浪屿的过去都很清楚……”

初绿姐抬起头，透过泪眼望着捏住她的命运的男人：他也是鼓浪屿人？难怪这么脸熟，她猛然想起来了，这位三〇办的同志就是40年代在龙头街卖烤地瓜的“番薯洪”！

“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跟以前的运动不一样，是要最广泛地发动群众，挖地三尺也要把隐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。你先回去好好考虑考虑，回忆回忆，把有关林娜的材料写出来，家里还有什么林娜的照片统统缴出来……”洪同志语气严厉，但脸色并不太凶狠恶煞。结束谈话时，他甚至伸出手，摆出要握手告别的姿态。

初绿姐一时不知所措，但还是很快清醒过来，忙不迭地伸出细纤小手，让她和那只粗如砂纸的大手搓合着。这是22年来初绿姐第一次与成年男人的肉体接触，她竟有点脸红耳热。她48岁了，月事停停来来的，正烦人，况且她对异性早有一种抗拒的惊惶，但那卖烤地瓜的手还是让她产生一种尼尔斯靠在大公羊身上的幻觉。

四

从派出所出来，初绿姐并没有回家的欲望。她需要冷却自己，又好像急于找到林姑娘商议如何对付眼前的困境。她漫无目的地朝博爱医院的海边走去，很快就置身于她30年前结婚摆宴的海滨旅社。这家三四十年代鼓浪屿最豪华的宾馆，如今住满了解放军和他们的家属，而旅社前的那座石筑的码头已倒塌成一堆乱石。

初绿呆呆地凝视着那堆长满青苔和蠓苗的石条，似乎看见林姑娘从涂滩徐徐升起。她出淤泥而不染，绣花的旗袍紧裹着白皙的躯体。林姑娘回过头，含着一丝很甜的微笑，很从容大方，一点也不像正被驱逐出境的女间谍。

林姑娘和长期居住鼓浪屿的十来位美国人，就是从这座码头押上汽艇的，那令人心碎的一幕永远定格在初绿姐日渐老花的视网膜里。她那天得到消息，抱着不满3岁的儿子匆匆赶到海边，码头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满持枪的军人。她只能远远地站在电灯杆下，不顾一切地向那串在滑溜溜的石板上举步艰难的美国人挥手。

正要跨上小汽艇的林姑娘好像也感觉到相濡以待的密友的出现，回过头，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。海风吹乱了她的金发，遮盖着她大半张脸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初绿姐觉得她正含着眼泪，而她自己也是。她们都知道这是生死离别，今生今世再也没有相拥相亲的月夜，再也没有互背互考叶慈优美诗句的清晨。中国人和美国人打仗了，为了那些分成两半的朝鲜人。

初绿姐跟着迷糊的感觉，沿着荷兰人建造的海岸漫步，恍惚如梦，没有鸛鸟用嘴尖啄啄她，让她清醒。她记不清如何褪去丝袜和高跟鞋，像少女时那样淌着清澈的海水，徜徉在大德记柔沙细浪之间。这是她自幼迷恋的沙滩，长大了更常和林姑娘拉着手在这里轻奔悄语，甚至她怀上倪先生的孩子的那段日子，林姑娘也常陪她散步在沙滩和山坡，还老喜欢抚摸她日益隆凸的肚皮戏谑：“如果孩子比我们多长块‘肉’，就取名德记好啦。”

林姑娘似乎比初绿姐更热爱大德记，说这幽美与宁静的地方和哥本哈根南部华斯特岛（FALSTER）上的一处海滩极为相似，“简直是孪生姐妹！”林姑娘赞美道：“为了奖赏我考上哥伦比亚，父母1932年曾带我到丹麦旅游，那真是令人留连忘返的童话国度，难怪会出安徒生……”

初绿姐至今还梦想能到丹麦看上一眼，徜徉在安徒生故居旁的小街该是多么惬意，依偎着美人鱼铜像拍一帧留影又多么飘逸欲仙；而此时，她更渴望的是把自己脱个精光，钻进茫茫大海里，变成一条光溜溜的鱼，她知道自己人老珠黄，变不了美人鱼，但只要是鱼就行，重要的是摆脱女巫的毒咒，挣脱卖地瓜男人撒下的可怖网索。

她记得，林姑娘对她说过，大德记前面的这片海底有一条通往香港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，是1871年丹麦人铺设的。她渴望顺着那条通向遥远的电缆游向童话世界，或许，在印度洋和大西洋潜游很久之后的某个早晨，当她冒出水面，撇开波涛，立身之处正是长岛的海边，林姑娘正在临海别墅窗下捧读西玛·拉格洛芙的《罪犯们》。

“我也是个罪犯，”她会开心地大喊：“来自远方的罪犯！”

初绿姐在海边呆到将近天黑，正想动手宽衣解带变成光溜溜的鱼，猛地听见一声重重的干咳。鹳鸟的尖嘴把她啄醒了。她掉过头，看见三〇办的洪同志坐在她身后不远处，朝她友善地呶呶嘴：“该回家了。”

欢愉的幻觉顷刻化为乌有。初绿姐的心重新被恐惧摄住，该死的幽灵像地瓜藤缠住了她。她叹口气，懒懒地起身踏上归途。起先是缓缓而行，不久又改成碎步急走，她感觉到那个卖地瓜的男人紧跟在身后，但她不敢回头。直到红砖洋房的铁门前，她才气喘未定地侧脸偷看，洪同志正趋前站住：“进去要杯水喝，可以吗？”

她能拒绝吗？她想捂住脸痛哭一场，却又只能挤出一丝笑容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五

初绿姐仰躺床上，在朦胧夜色里睁开双眼，还不敢相信真的有过这一回事。洪同志俯视着她，毛茸茸的裸体混杂着烟味和汗臭。追忆当时如何上床的细节已毫无意义了，但这一切肯定是他坐在大德记沙滩就设计好了的……

洪同志喝完茶水，依然坐在客厅的圆桌前不动。“能顺便看一看你以前的照片吗？当然，有关林姑娘的最好，没有也不要紧。”

这是他的职权范围。初绿姐默默地从卧房里搬出几本老相册，也在圆桌旁坐下。或许还需要她从旁做点解释或